憲章錄

憲章錄卷第十八

永樂十年壬辰

至十七年己亥

十年春正月丙戌朔　山東濟寧州同知潘叔正言兗州東昌定陶等縣地曠民稀青登萊諸郡民多無田宜擇丁多者分居就耕蠲其役三年庶地無荒蕪民不失業從之　河南洛陽知縣姚弘言本縣舊有水田二十餘頃歲輸粳米後伊河水低不能灌溉今爲陸地每歲人民皆易粳米輸納乞令納粟廣東樂昌知縣徐善惠言本縣耕農多稻少麥歲以稻易麥輸官請自今止令輸米並從之　上諭蹇義等曰守

令郡邑之長昔人每戒數易盖牧守之寄甚重須久
於其職比聞諸司以造作雜務輒差正官意在成事
之速此俗吏不識事體自今一應公務不許擅差守
令俾專職理民　山西布政使周璟言大同地臨邊
塞都司歲用馬草皆令太原平陽澤潞運給往復二
三千里民用困乏而大同所屬天城陽和等衛地皆
平川秋多青草乞令以時採貯往給大同以平陽澤
潞諸郡縣草儲於旁近驛舍從之　二月　上以甘
肅官軍所用糧多百姓轉運艱勞命户部減涼州鹽
糧則例召商中納以供軍餉待糧用充足則仍其舊

於是定納京州等處糧准淮浙鹽每引三斗五升河東每引二斗四川每引一斗五升　三月　上親策禮部中式舉人一百六人賜馬鐸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是科得羅通陳益　夏四月　尚書宋禮奏近因御史許堪言衛河水患命臣相度措置臣嘗自衛輝至直沽視河岸低薄非止一處若不究其源析其流但務修築隄岸恐水復衝塌不免屢勞民力須定長久之計臣先視會通河至魏家灣與土河相連宜於彼開二小河以泄於土河則無漫衍之患今復視德州城西北亦可開小河一道蓋自衛河岸東北至舊

黃河一十三里內五里舊有溝渠五里係古路二里係平地今開通泄水以入舊黃河至海豐縣大沽河入海凡四百五十七里約用軍夫三千餘人十日可完　上諭工部曰禮所言誠當但農務方興令俟秋成後爲之　五月　六月　勑戸部曰朕爲天下主所務者安民而已故每歲遣人廵行郡邑惟欲周知歲之豐歉民之休戚近者河南民饑有司不以聞往往有言年穀豐登者若此欺罔獲罪于天此亦朕任非其人之過其速令河南發粟賑民自今凡郡縣及朝廷所遣官目擊民艱不言者悉逮下獄　秋七月

選在閒韃官教民畜馬　上諭兵部曰朔方多馬固
土地所宜亦其人習於畜牧今韃官閒居者多可選
其老成謹厚者令教民畜養於是兵部奏委都督薛
斌吳成等選擇其居永平薊州通州者就留本處教
民居眞定定州者更番赴順天府教民但令教飲飼
之宜若孳息不及教者無譴　上謂都察院曰比者
朕慮在外諸司行事或於民有不便間遣中官往詢
之未嘗有所委任況在外有都布按三司及巡按御
史事之當行者所司自行奏請何與中官事比聞中
官多有干與有司事者自今不許即移文中外知之

八月　上謂兵書金忠等曰皇太孫年長有志畧朕令其學問之暇兼講武事其遣人往直隸應天及江北鳳陽滁和等府州北京山東山西陝西河南四川湖廣境內選民間子弟年十七至二十勇健有才藝者官給路費廪食送京師俾充隨從　九月　陞工部主事藺芳為本部右侍郎初芳為吉安知府坐事謫為辦事官專治河渠以通漕運累有建明既還授都水司主事至是宋禮薦其才故有是命　冬十月　初平江伯陳瑄言蘇州嘉定瀕海之墟正當江流衝會海舟停泊之所無大山高嶼可以依據漕舟

於此或值風濤觸堅膠淺輒致傾覆乞於縣之青瀧
築土爲山立堠表識從之命有司徵軍夫命瑄督其
役仍勅俟農隙爲之至是成方百丈高三十餘丈賜
名寶山　上親製碑文記之　命鎮守交阯都督韓
觀運廣東糧萬石赴交阯給軍食　命皇太孫演武
于方山　十一月　命兵部及五都督府自今武官
子弟襲職者循洪武故事初比試不中許襲職支半
俸逾二年復試中支全俸不中仍減半又二年亦如
之三試不中發充軍　通政司奏有老婦告前夫之
子不能供養請治其不孝罪　上問是親生之子否

對曰此婦於前夫亦是繼室蓋此子之繼母上曰所謂子母無絕道者非謂繼母已失節於夫適責人不能盡孝所言勿聽　洮州衛所鎮撫陳恭上言侍衛防禁宜嚴外夷異類之人不宜寘左右玄宗幾喪唐室徽欽幾絕宋祚夷狄之患可爲明鑒　上曰所言禁衛宜嚴甚是但天之生才何地無之爲君用人但當明其賢否不當分别彼此其人果賢則信任之不賢雖至親亦不可用漢武帝用金日磾唐太宗用阿史那社爾蓋知其人之賢也若玄宗寵任安祿山致播遷之禍正是不能知人宋徽宗自是寵任小人以

致夷狄之禍不因用夷狄之人也春秋之法夷而入於中國則中國之朕為天下主覆載之內但有賢才用之不棄近世胡元分別彼此柄用蒙古韃靼而外漢人南人以至滅亡豈非明鑒禮部尚書呂震請加恭妄言罪　上曰恭之心本是忠朝廷但未深思耳豈可罪之朕恒語卿等言事之人或有狂謬亦當容之若加之罪則言路塞而人君無由得聞善道矣爾為大臣乃有此言亦非忠也　十二月　殺浙江按察使周新新廣東南海人由鄉舉為御史彈劾不避權貴擢雲南按察使尋改浙江屢有異政名震一時

錦衣指揮紀綱怙寵差千戶往浙緝事作威索賂浙

捕之千戶遁入京訴綱綱奏新專擅　上命官校逮

至陛前新抗之曰在內都察院在外按察司朝廷法

官也臣奉法捕惡奈何罪臣上怒命殺之臨刑大呼

曰生爲直臣死爲直鬼吾無憾矣上尋悟其寃而惜

之

十一年春正月辛巳朔日食免朝賀先是鴻臚寺奏

習正旦賀儀　上召禮部翰林院官問曰正旦日食

百官賀禮可行乎尚書呂震對曰日食與朝賀之時

先後不相妨侍郎儀智曰然是同日免賀爲當楊士

奇曰日食天變之大者前代元正日食多不受朝宋
仁宗時元旦日食富弼請罷宴徹樂呂夷簡不從弼
曰萬一契丹行之爲中國羞後有自契丹回者言虜
是日罷宴仁宗深悔今免賀誠當上從之　勑諭齊
黃等遠親未拿者悉皆宥之有來告者勿論時翰林
庶吉士錢習禮江西吉水人與練子寧有姻婭先是
逮治姦黨習禮偶獲免而恒爲鄉人所持習禮不自
安以告學士楊榮榮秉間以聞　上欣然曰使練子
寧今日在此朕固當用之况習禮乎即日下令禁止
於是黨禁漸解　二月　上廵幸北京皇太孫從命

尚書蹇義學士黃淮諭德楊士奇及洗馬楊溥輔皇
太子監國　設貴州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及思州等
府洪武中止設貴州思南思州諸宣慰司管束土民
及設都指揮使司鎮守其地既而思南宣慰使田宗
鼎與思州宣慰使田琛數相攻殺抗拒朝命乃勑鎮
遠侯顧成以兵擒之以思州所轄二十二長官司分
設思州新化黎平石阡四府思南所轄十七長官司
分設思南鎮遠銅仁烏羅四府而於貴州設布政使
司以總之　三月　田琛田宗鼎伏誅以工部侍郎
蔣廷瓚爲貴州左布政使　夏四月　上謂呂震曰

朕嘗命布按二司及府州縣官至京者陳民間利病近有以時和歲豐民安物阜爲言者及驗視之田野荒蕪人民饑寒水旱蟲蝗皆不以聞朕巳寘諸法今後所言有切民情治理者宜旌賞之否則重懲勿貸

五月　癸未端午節車駕幸東苑觀擊毬射柳聽文武羣臣四夷朝使及在京耆老聚觀自皇太孫而下諸王大臣以次擊射皇太孫擊射連發皆中　上喜命儒臣賦詩賜羣臣宴及鈔帛有差　交州府所隸十七州縣土官判官陳麻歷比江府所隸五州縣土官同知阮必恭等及耆民百有八人來朝自言交

趾之人久被黎賊荼毒荷王師滅之民獲蘇息故詣
闕謝恩悉賜勞遣還　曹縣獻騶虞呂震奏稱上瑞
請率羣臣表賀　上曰百穀豐登雨暘時若家給人
足此爲上瑞騶虞何與民事不必賀震固請上曰大
臣之道當務爲國爲民汝能效李沆爲人則善矣震
退上顧侍臣曰震可謂不學無術者也　命禮部侍
郎儀智侍皇太孫講讀先是　上命吏部翰林院簡
求老成正大儒者侍皇太孫蹇義楊士奇共舉智上
喜曰得之矣此人雖老識朝廷大體能直言不阿向
之元正日食呂震等皆欲行賀禮惟此老與楊士奇

言免賀朕從之智可用遂令侍太孫授經智山東高密人溫重端慤由教官累遷今職遇事務別白是非不少附會既而智以年老薦其同鄉訓導戴綸即擢爲禮科給事中侍從授經　六月　開平備禦郭亮奏開平兵少不足守備勅報亮曰軍在精不在多爾能撫䘏有道訓練有方雖千人亦足用軍多不精徒耗糧餉無益也　秋七月　封韃靼太師阿魯台爲和寧王　八月　遣吏部員外郎陳誠使西域　九月　冬十月　山西緣邊煙墩成　十一月　以野蠶絲衾命皇太子奉薦太廟先是山東民有獻野蠶

覊縻者羣臣奏賀瑞應　上曰此祖宗所祐也特命織帛染柘黄製袞以薦　十二月　張輔沐晟會兵敗賊黨阮帥等于愛子江

十二年春正月丙子朔日食免朝賀　二月　上退朝御右順門所服裏衣袖敝納而復出侍臣有贊聖德者上歎曰朕非不知三公布被之譏但念自當惜福昔皇妣躬補緝故衣皇考見而喜曰勤儉如此正可以爲子孫法故朕常守先訓不敢忘耳爾等愼勿諛也　詔親征瓦剌先是朝廷封阿魯台爲王瓦剌馬哈木等怨焉自是朝貢不至遂議親征命安遠侯

柳升將中軍武安侯鄭亨寧陽侯陳懋豐城侯李彬領左右哨成山侯王通都督譚清領左右掖都督劉江朱榮等為前鋒　三月　設隆慶州幷永安縣隸北京行部隆慶古縉雲氏所都之地金置縉山縣元仁宗生於縣東改為隆慶州國初移其民入關內州遂廢至是以其路當要衝土宜稼穡改為隆慶州又設永寧縣隸焉以有罪當遷謫者實之　庚寅　車駕發北京皇太孫從行先是　上謂侍臣曰朕長孫聰明英銳勇智過人今肅清沙漠令侍行俾知用兵之法亦使躬歷行陣見將士勞苦征伐不易又謂胡

廣楊榮金幼孜曰每日營中閒暇爾等即以經史於
長孫前講說文事武備不可偏廢　夏四月甲辰朔
五軍出塞　五月癸酉朔　駐蹕楊林　上閱武
之暇皇太孫侍每語以創業守成之難　六月壬寅
朔日食　虜寇答里巴馬哈木太平把禿孛羅等率
衆逆我師　上麾柳升等發神機銃砲斃賊數百人
親率鐵騎擊之虜大敗殺其王子十餘人斬虜首數
十級餘衆敗走上還帳中皇太孫入見上語以虜敗
之故皇太孫叩首稱賀上曰此虜尚未還夜中尤須
慎防遲明追撲之必盡殲乃已皇太孫對曰陛下督

戰勤勞天威所加虜衆破膽矣今旣敗走假息無所
寧敢返顧乎請不須窮追宜及時班師上然之　庚
戌班師　戊午　駐蹕三峯山之西南和寧王阿魯
台遣所部都督朶兒只𦂳卜等來朝命中官王安賫
勅往勞之　己巳　車駕次黒山峪勅皇太孫以班
師告天地宗廟社稷遂頒詔天下　秋七月壬申朔
癸巳　駐蹕宣府　己亥駐蹕沙河皇太子遣兵
部尚書金忠指揮使楊義進迎鑾表至　八月辛丑
朔　車駕至北京　上御奉天殿受賀大宴文武羣
臣及從征將校命禮部會議將士功賞　交趾總兵

張輔檻送賊首陳季擴阮帥至京師伏誅　九月
榜葛剌國王賽弗丁遣使奉表獻麒麟禮部請上表
賀　上曰卿等但當夙夜竭心輔治以惠天下天下
既安雖無麒麟不害爲治其免賀　閏九月　先是
上以皇太子所遣使迎車駕緩且奏書失辭曰此輔
導者之不職遂徵黃淮等是日淮先至詔司交奏其
罪遂下獄後二日楊士奇及司經局正字金問至上
曰楊士奇姑宥之朕未嘗識金問何以得侍東宮命
法司鞫之已而召士奇至前親問東宮事士奇叩首
言殿下孝敬誠至凡所稽遲皆臣等之罪上悅而罷

於是行在部院諸司交章奏士奇罪不宜獨宥乃下錦衣衛繫之未幾特宥復職遂徵楊溥苪善相繼下獄皆以金問辭連之也　冬十月　江陰侯吳高以罪免初高領兵守大同多不法及　上北征班師至興和高稱疾不朝被召回京縱家人給驛及私役有司車牛又擅以守邊官軍千百戶鎮撫張玉等百二十餘人隨行所過騷擾爲御史戍務等所劾遂免爲民　十一月　降晉王濟熺爲庶人俾與長子美圭同守晉恭王墳園仍賜勅諭曰爾謀爲不軌自絕于天自絕于祖宗論爾之罪有不容誅重念恭王手足

之義特全爾生令守恭園其閉門念咎杜絕外交改過遷善以保令終慎之哉　諭胡廣楊榮金幼孜曰五經四書皆聖賢精義要道傳註之外諸儒議論有發明餘蘊者爾等采其切當之言增附於下其周程張朱諸君子性理之言如太極通書西銘正蒙之類皆六經之羽翼然各自為書未有統會爾等亦類聚成編二書務極精備庶垂後世命廣等總其事仍命舉朝臣及在外教官有文學者同纂修開館東華門外命光祿寺給饌　十二月庚午朔

乙未

十三年春正月庚子朔　解縉暴卒於錦衣衛獄徙

其家于遼東初　上欲征交趾縉謂自古羈縻之國
得其地恐亦難守上不喜東宮而寵高煦縉謂不宜
過寵致起覬覦縉由此得罪云　行平交趾功賞
二月　三月　上御奉天殿閱舉人對策賜進士三
百五十一人是科得王翺高穀上以禮部會試下第
舉人中或有學問可取者命翰林院再試之續取二
十四人並賜冠帶給教諭俸送國子監進學以待後
科　罷海運糧命平江伯陳瑄於湖廣江西造舟二
千艘以從漕運　貴州布政使蔣廷瓚言去年北征
班師詔至思南府婺川縣大巖山有聲連呼萬歲者

三歲謂皇上恩威遠加山川效靈之徵吕震請率羣臣上表賀上曰人臣事君當以道阿諛取容非賢人君子所爲呼譟山谷空虛之聲相應理或有之布政司官不察以爲祥爾爲國大臣不能辨其非又欲進表媚朕非君子事君之道也　夏四月　征夷將軍英國公張輔鎮守交趾　五月　開清江浦河道凡漕運北京舟至淮安過壩渡淮以達清河挽運甚勞平江伯陳瑄時總漕運故老爲瑄言淮安城西有管家湖自湖至淮河鴨陳口僅二十里與清河口相直宜鑿河引湖水入淮以通漕舟瑄以上聞遂發軍民

開河置四閘曰移風曰清江曰福興曰新莊以時啓
閉人甚便之　六月　秋七月　上諭都御史李慶
曰朕屢戒郡縣官不許一毫取民前滁州知州何敬
誅求剥削已寘諸法近代州知州安損武清知縣李
潛等仍蹈覆轍饕餮貪殘無異於敬亦寘以法爾宜
備録所犯以示牧民者俾知所警懼　八月　九月
五經四書大全及性理大全書成命禮部刊刻頒行
天下賜纂修官胡廣楊榮金幼孜等鈔幣有差　冬
十月　吏部員外郎陳誠使西域還上使西域記所
歷凡十七國山川風俗物産悉備　十一月　呂震

奏麻林國進麒麟將至請於至日率羣臣上表賀上
曰往者翰林院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書成欲上表
進賀朕則許之麒麟有無何所損益其已之 勅陝
西甘肅寧夏大同遼東諸守將及河南山東山西陝
西各都司中都留守司徐宿淮邳淮安揚州武平歸
德睢陽潼關諸衛選所屬步騎兵遣能幹指揮千百
戶統領操練俟赴北京閱視 兵部尚書陳洽言朝
廷初討黎賊陳季擴時占城國王占巴的賴雖聽朝
命出兵來助然實陰懷二心請發兵征討 上以交
趾既平民方安業不忍窮兵遠夷但遣使齎勅諭之

十二月　上諭行在兵部尚書方賓行太僕寺卿楊砥曰北京論戶養馬其閒丁有多寡宜與戶部計議均之賓等議以丁計爲均請十五丁以下養一馬十六丁以上養二馬邊發爲民種田者不論丁七戶養一馬從之　勅鎮守寧夏寧陽侯陳懋曰𢈔剌使者言𢈔剌馬哈木等慮阿魯台與中國和好將爲巳害擬七月率衆至斡難河北俟冬襲阿魯台斯言雖未可信然吾邊境須有備盖虜多譎詐惟有備無患大抵禦冦之道勿與輕戰但堅壁清野最上計也復勅陝西開平大同遼東亦如之

十四年春正月甲午朔　二月　三月　改趙王高燧封國於彰德漢王高煦於青州時高煦奏願常侍左右不欲之國復賜勅曰既受藩封豈當常在侍下前封雲南憚遠不行與爾青州今又託故如果誠心欲侍去年在此何故又欲南還常侍之言殆非實意青州之命更不可辭　夏四月　禮部祠祭司郎中周訥上言今天下太平四夷賓服民物阜豊請封禪泰山刻石紀功德垂之萬世吕震亦言　皇上聖德神功昭格上下宜如訥請上謂震曰今天下雖無事然水旱疾疫亦間有之朕每聞郡縣上奏未嘗不惕

然於心豈敢自謂太平之世且聖經未嘗言封禪唐
太宗亦不爲封禪魏徵每以堯舜之事望太宗爾欲
處朕於太宗之下亦異乎徵之愛君矣爾當以古人
自勉厥幾不忝宗伯之任　命胡廣爲文淵閣大學
士楊榮金幼孜爲翰林學士　五月壬辰朔日食
六月　襄城伯李隆守備南京　秋七月　遣將練
兵海上防倭　八月　癸酉旦壽星見呂震率文武
百官請上表賀　上不許　作西宮初上至北京仍
御舊宮及是將徹而新之乃命工部作西宮爲視朝
之所　九月　上聞漢王高煦於各衛選精壯軍士

及有藝能者以隨侍爲名教習武事造作器械心益疑之遂有還京之意先勅右軍都督僉事歐陽青曰親王護衛官軍自有常數凡各衛選撥隨侍漢王者令各還原伍不許稽留時青專典漢府兵事故也

冬十月　上還至京　十一月　以谷王橞謀逆事條示諸王并勅諸王議其罪　復詔羣臣議營建北京先是車駕至自北京工部奏請擇日興工　上以營建事重恐民力不堪乃命文武羣臣復議之於是文武羣臣上疏曰伏惟北京乃聖上龍興之地北枕居庸西峙太行東連山海南俯中原沃壤千里山川

形勝足以控四夷制天下誠帝王萬世之都也比年
聖駕巡狩萬國來同民物阜成禎祥協應天意人心
昭然可見然陛下重於勞民延緩至今臣等切惟宗
社大計正陛下當爲之時況今漕運已通儲蓄充溢
財用具備軍民一心營建之辰天實啓之乞早賜聖
斷勅所司擇日興工以成國家悠久之計以副臣民
之望上從之　勅交阯總兵官張輔馳傳還京　十
二月　壬申歷代名臣奏議書成先是　上以璽書
諭皇太子令翰林儒臣黃淮楊士奇等采古名臣奏
疏彙錄以便觀法至是書成上覽而嘉之賜名歷代

名臣奏議因謂侍臣曰致治之道千古一揆君能納
善言臣能盡忠不隱天下未有不治觀是書足以見
當時人君之量人臣之直爲君者以前賢所言便作
今日耳聞爲人臣者以前賢事君之心爲心天下國
家之福也遂命刊印以賜皇太子皇太孫及諸大臣
陞戶科都給事中胡濙爲禮部右侍郎　陞翰林
院修撰沈度爲侍讀學士中書舍人沈粲爲翰林院
修撰粲度之弟也　是年監察御史黄宗載廵按交
阯
十五年春正月朔　倭寇浙東　二月　谷王橞以

謀逆削爵爲庶人革其護衛及長史司等衙門　三月丁亥朔　命漢王高煦居山東樂安州初上在北京聞高煦有異志及還以問楊士奇曰汝與蹇義在此漢府事皆當悉知昨問義不肯言汝盡言之如朕未知汝輩慮有離間之罪朕旣知矣汝何慮士奇對曰漢王始册封雲南不肯行改青州又堅不行令朝廷將徙都彼欲留守南京天下皆疑其心惟陛下善處之乃詔削其兩護衛處之樂安州曰此去北京甚邇即其作禍可朝發而夕擒也　壬子　上巡北京皇太子監國命胡廣楊榮金幼孜扈從　夏四月丁

巳朔日食　五月　倭寇浙東　閏五月遣文武大
臣分道經理漕運　六月　以儒士郭張善爲翰林
院檢討　秋七月　賜皇太子務本之訓　戊寅旦
壽星見百官請賀　上曰比歲壽星見卿等以爲瑞
致賀然四方旱潦蝗疫比比有之而鮮有爲朕言者
朕之所願特和歲豐天下之人俱得其所賢者在位
讒慝不作百官舉任其事政平訟理國家清明此可
爲瑞壽星之瑞不足賀　八月　行在通政司言醴
寧縣人進金冊及方書　上曰此妖人也秦皇漢武
一生爲方士所欺求長生不死之藥此又欲欺朕朕

無所用金冊令自食之方書亦與毀之毋令別欺人也　九月　再定應天鳳陽滁和等府州養馬例

修孔子廟訖工　上親製碑文刻石　已巳庚人允熥卒允熥懿文太子第三子母妃常氏開平忠武王遇春之女允熥建文中封吳王　上嗣位之初改廣澤王以罪免爲庚人至是卒上命以禮祭葬之　冬十月癸未朔日食　遣禮部員外郎呂淵等使日本時捕倭將士擒冦數十人獻京師賊首皆日本人羣臣言日本數年不修職貢今首賊乃其國人宜誅之以正其罪　上乃遣淵賜勅切責之　十一月　工

部右侍郎閻芳卒芳山西夏縣人倜儻闊達有大節讀書通古今不以富貴貧賤動其心洪武中舉孝廉授刑部員外郎陞郎中　上即位陞吉安知府先是金華朱仲智爲吉安知府被召改重慶民思慕之而難其繼者已而芳至以愛民爲心而處事曲當民更大喜吉水有無賴民詣闕言縣故有銀冶烹煉可獲厚利朝廷遣官覆視既至父老羣訴於芳曰即用無賴者言吾屬不能保而邑有無窮之患矣芳顧問詣闕告者告者即叩頭吐實言我愚昧人居鄉素貧鄉之人皆華衣美食揚揚然未嘗齒我我寔不甘故妄

意禍之死罪死罪芳遂草奏大畧謂告者愚昧妄意
上陳今訊邑人長老皆云素無銀冶即不實甘受斧
鑕之誅同官畏懼不肯署芳曰吾輩奉命守此土獨
不爲民乎有罪芳請獨任同官不得已亦強署焉上
得奏曰吾固意愚民之妄也遂罷其事然以告者出
於中意也亦不之罪芳歷陞工部右侍郎至是以疾
卒吉安自芳去其民思慕賢守必曰朱蘭朱蘭云
金水河及太液池冰凝具樓閣龍鳳花卉之狀奇巧
特異　上賜羣臣觀之呂震以爲禎祥屢見率百官
上表賀不許　十二月

十六年春正月壬子朔　安南黎利及李彬遣兵討之利敗走　陝西耀州民獻玄兎呂震請賀不許

二月　行在會試天下舉人　三月　上御奉天殿策會試中式舉人賜李騏等二百五十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太子少師姚廣孝卒廣孝蘇之長洲人初從釋氏名道衍少與高啓楊孟載爲友宋濂蘇伯衡輩亦稱其詩文洪武十五年僧宗泐薦住北平慶壽寺　上在藩邸甚禮遇之每出師命侍世子居守與贊謀策初命爲左善世尋賜名廣孝授太子少師至是南京來朝得疾卒謚恭靖廣孝嘗著道餘錄

詆訕先儒爲君子所鄙若其論文曰惟韓退之歐陽
永叔曾子固眞儒者之文識者亦有取焉　夏四月
行人呂淵自日本還其國王源義特遣使奉表謝
罪　五月　夏原吉等上表進高皇帝實錄　上具
皮弁服御奉天殿受之賜夏原吉胡廣楊榮胡儼金
幼孜曾棨鄒緝王英余鼎羅汝敬李時勉陳敬宗等
鈔錠綵幣有差　胡廣卒廣字光大吉安吉水人建
文庚辰廷對策以斥逐親藩爲言擢進士第一賜名
靖永樂中敕復舊名聖孝瑞應有頌却封禪有頌逢
迎媚悅以希恩寵歷官文淵閣大學士至是卒贈禮

部尚書謚文穆　六月　詔纂脩天下郡縣志書命
夏原吉楊榮金幼孜總之仍命禮部遣官徧詣郡縣
博采事蹟及舊志書　秋七月巳酉朔　右贊善梁
潛以輔導有闕逮下獄潛初以文學簡侍皇太子監
國南京有陳千戶者害民取財皇太子謫交趾立功
後念其舊有軍功宥之或言陳千戶不當宥潛及司
諫周冕預聞之而不諫止遂逮下獄後冕在獄不謹
遂併潛皆死　八月　遼東總兵劉江言近因巡視
各島至金州衛金線島西北望海堝上其地特高旁
可住劄千餘兵守備詢諸土人云洪武初都督耿忠

亦嘗於此築堡備倭離金州城七十餘里凡有寇至必先過此實爲濱海襟喉之地乞用石壘堡甃置煙墩瞭望從之　九月　冬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武當山宮觀成賜名曰太嶽太和山山有七十二峯三十六巖二十四澗峯之最高者曰天柱境之最勝者曰紫霄南巖上軼游氣下臨絕壑舊皆有宮南巖之北有五龍宮俱爲祀神祝釐之所元季兵燹至是悉新建之五龍宮之東十餘里名玄天玉虛宮紫霄曰太玄紫霄宮南巖曰大聖南巖宮五龍曰興聖五龍宮又即天柱峯頂冶銅爲殿飾以黃金範眞武像

於中選道士二百人供灑掃給田二百七十七頃并耕戶以贍之仍選道士任自垣等九人爲提點分主宮觀凡爲殿觀門廡亭堂厨庫千五百餘楹上親製碑文以記之　申嚴官吏犯贓之禁進法司諭之曰昔太宗惡官吏貪濁有犯贓者必寘於法故吏尚清謹民免於掊尅貞觀之治所以爲盛朕屢勑中外諸司不許妄役一夫擅斂一錢而不才官吏恣肆自若百姓苦之繼今犯贓官吏必論如法

十七年春正月丙午朔　二月　三月　爲善陰隲孝順事實二書成先是　上閱載籍遇有爲善獲報

者命近臣輯録之得百六十五人名爲善陰隲尋復輯録古今孝順之事可以垂訓者得二百七人名孝順事實上皆製序冠之　命賜諸王羣臣及國子監天下學校又命禮部自今科舉取士准大誥例於内出題試諸士　夏四月　五月　六月　初山西行都司軍士採石青於沙淨州舊塘用工多而所得甚少忽見青蛇隨所往二百餘步夫役發其下得石青加倍其色視舊塘産者益鮮明至是都指揮李謙繪圖以進　秋七月　行在戸部議運糧宜令浙江江西湖廣及在京水軍等衛軍士仍留轉運其餘衛所

軍士令營造如夫役不敷則於浙江江西湖廣及直隸應天安慶池州太平寧國和州量顧夫於淮安臨清諸路給糧轉運其各處歲徵原在淮安等處輸納者如故庶幾官民兩便從之　八月　九月　上嘗覽列仙傳因命侍臣博采重加纂輯至是成賜名神仙傳　上親製序冠之　冬十月　命故大學士胡廣之子穜為翰林院檢討俾在院進學蓋追念廣也

十一月　丁巳甘露降孝陵松栢三日　十二月

上勅武臣曰自古國家盛衰存亡未有不係於武備之張弛漢唐世遠姑置不言近代宋太祖太宗將勇

兵強削除暴亂四海宴然及其子孫弗率武備不修
醜虜僭竊馴致海内分裂宗社丘墟元世祖時戎部
嚴整甲兵強盛天下寧謐傳至數世嗣主荒淫軍政
廢弛羣雄並作竟至覆亡我　皇考太祖高皇帝受
天命定天下于時將帥効忠士卒奮勇肅清奸宄遂
建洪業朕嗣位以來夙夜惕厲惟恐踣宋元覆轍以
墜丕緒爾等世有爵祿與國家同休戚者修飭武備
爲國爪牙此爾等之責所宜夙夜究心用副倚注而
比來紀律廢弛隊伍空虛軍士逃亡悉付不問甚至
通同有司受賍賣放取回軍明有程限今縱其在外

或五六年或十餘年不回及所取回軍十無一二辯有緩急何以應調武備若此國何頼焉是皆爾等下不恤軍上不忠國所致自今宜鑒古人之得失體國家之委任修職務撫士卒實軍伍繕器械使兵政振舉奸宄不作朝廷有盤石之安爾等亦永保富貴若不遵朕言仍蹈前失必罪不宥　巡按交趾御史黄宗載言交趾人民新入版圖勞來安輯尤在得人今府州縣官多係兩廣雲南等處歲貢生員下第舉人因其願仕遠方遂授以職旣乏太學教養之素又非諸司歷試之才所以牧民者不知撫字理刑者不明

律意若候九年黜陟廢弛益多宜令到任二年以上者從巡按御史及布按二司嚴加考覈上其廉汙能否實跡以憑黜陟庶幾有所勸懲　上從之因謂行在吏部曰守令民之師帥不得其人民受其殃前除交趾郡縣官出一時之宜今御史所言良是繼今宜慎選之

憲章錄卷第十八

憲章錄卷第十九

永樂十八年庚子
至二十二年甲辰

十八年春正月庚子朔　以楊榮金幼孜並爲文淵閣大學士　閏正月　二月　山東蒲臺縣妖婦唐賽兒作亂賽兒縣民林三妻少好佛誦經自稱佛母詭言能知前後成敗事又云能剪紙爲人馬相戰鬭徃來益都諸城安丘莒州即墨壽光諸州縣扇誘愚民於是奸人董彦杲等各率衆從之擁衆五百餘人據益都卸石棚寨出没青州衛指揮高鳳領兵捕之賊夜乘閽衝擊官兵潰散鳳等皆陷都布按三司以

聞遣人馳驛招撫之　三月　直隷沂州衛奏莒州賊董彥杲等聚衆二千餘人以紅白旗為號大行刼殺莒州千戶孫恭等往招撫不服殺其從者勢甚猖獗　上勅安遠侯柳升分兵勦之　柳升兵至益都圍賊於卸石棚寨賊遣人乞降云寨中食盡且無水東門舊有汲道升即往據之夜二鼓賊襲官軍營與戰多被殺傷都指揮劉忠力戰死賽兒與其黨劉信等潛遁黎明升等始覺分兵追捕獲賊黨劉俊等男婦百餘人而賽兒等竟不獲　山東都指揮衛青大敗賊衆於安丘先是賊首賓鴻等攻安丘知縣張㰖

縣丞馬攜集民夫八百餘人以死拒戰賊不能攻後師莒州即墨之衆合萬餘人併力攻之賊聲言屠城時青備倭海上聞安丘圍急率千騎晝夜兼行猝至城下奮擊敗之賊收餘衆再戰城中人亦鼓譟出擊大敗賓鴻遁去殺賊二千餘人生擒四千餘人皆斬之時城中已不支使青至稍遲必陷於賊矣既而柳升至青迎謁升怒其不待已捽出之青不爲屈是日鰲山衛指揮王真亦以兵一百五十人擊敗賊衆於諸城盡殺之各械首惡送京師山東之賊悉平　行在刑部尚書吳中等劾奏柳升奉命征勦山東妖賊

唐賽兒等聖諭諄諄指授方畧升受命不恭不即就道勅諭以賊徒憑高無水且乏資糧當坐困之勿圖近功升全不留心及臨賊境又不設備致賊夜斫營殺傷軍士時都指揮劉忠與升次攻忠身先軍士幾破賊壘升忌其成功而不救援致忠力盡而斃賊遂得乘間遁去升遣指揮馬貴等追之所過擾擾不可勝言升亦不問及備倭都指揮衛青聞賊圍安丘急躬率所部兵晝夜兼行遂敗賊賊衆後三日升始至反忌青功而摧擊之人臣不忠莫此爲甚請治其罪

上曰朕每命將遣師必反覆叮嚀告戒俾圖萬

全今升方命失機娟功忌能者不可宥遂下升于獄
上以唐賽兒久不獲慮削髮爲尼或混處女道士
中遂命法司凡北京山東境內尼及道姑逮至京詰
之　夏四月　湖廣按察司副使靳義卒義字原禮
河南淇縣人洪武中以太學生任北平道御史永樂
初出按北京糾治貪墨决疑獄滯訟皆得其情吏民
畏服日恒蔬食毫髮無取於下時皇太子居守北京
賜魚米以旌其廉且語左右曰靳義可謂真御史也
未幾陞湖廣按察副使首舉正按察使吳公恍都指
揮王玉奸贓之罪風紀肅然及是入覲以疾卒于京

五月　交趾右叅政侯保率民兵禦賊死之左叅政馮貴亦以討賊戰死　六月　頒孝順事實書於文武羣臣及兩京國子監天下學校　秋七月　丙戌　湖廣衡州府同知方素易卒素易江西樂平人洪武中爲盱眙知縣廉能平恕吏民戴之陞浙江金華府同知治行益著永樂初坐累謫戍興州未幾驛召至京以左通政奉命諭交趾叛寇陳季擴還奏稱旨復奉命往思州廉察田宗鼎等罪狀悉得其實還除湖廣衡州府同知往捕桂陽州峒寇龍卯銘衆訛言卯銘已死素易不信已而果獲送京師有鋪卒詐

年老惟一子今為虎所噬素易為文檄山神明日虎死道側後有告衢州民匿谷庾人摠貨財不送官者上官併劾素易不舉坐是死獄中人多惜之　按蘇子瞻謂韓文公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鎛李逢吉之謗是則素易之謂矣　八月丁酉朔日食

九月　北京宮殿將成欽天監言明年正月初一日上吉宜御新殿遂遣夏原吉齎勅召皇太子期十二月終至北京　山東青州府諸城縣進龍馬縣嘗有牝於海濱者一日雲霧晦暝有物蜿蜒與馬接至是產駒麟膸肉鬉體具龍文其色青蒼蓋龍馬云

冬十月　乙卯湖廣辰州府同知劉叔毖卒叔毖廬陵人初爲沅陵知縣以愛民爲務勤於撫綏縣介溪峒先是民多困徭役竄山谷叔毖至流徙者悉歸復業有爭訟不治以法爲開諭再三心服而後遣之陞北京行部員外郎時置行部未久且饑饉相仍庶務叢脞凡中外造作財物率取具焉董役者皆中官氣勢尤不可近以叔毖廉勤不敢加侮辱召修永樂大典沅陵民累累陳乞還叔毖遂陞辰州府同知一州七邑之民得叔毖如得父母及建北京宮殿率郡民就役歲餘卒於北京郡民在役者皆悲慟之具殮祭

役滿而歸相率載其喪塋辰州叙其慈祥存心厚臨事果
蓋多惠政云　皇太子過滁州登瑯琊山指示楊士
奇曰此醉翁亭故址也因歎歐陽脩立朝正言不易
得令人知愛其文而知其忠者鮮矣蓋皇太子爲文
章尤善脩每曰三代以下文人獨脩有雍容和平氣
象尤愛其奏議切直嘗命刊脩文以賜羣臣且諭之
曰脩之賢非止於文卿等當考其所以事君者而勉
之　十一月　皇太子過鳳陽謁祭皇陵畢周步陵
旁顧張本楊士奇曰國家帝業所自也徘徊久而後
退耆老進謁有知太祖龍興時事者留從容與語賜

勞優厚　以明年御新殿受朝詔天下　皇太子過
鄒縣見民男女持筐路拾草實者駐馬問所用民跪
對曰歲荒以爲食皇太子惻然稍前下馬入民舍視
民男女皆衣百結竈釜傾仆歎曰民隱不上聞至此
乎顧中官賜之鈔而召鄉老問其疾苦輟所食賜之
時山東布政石執中來迎責之曰爲民牧而視民窮
如此亦動念否乎執中言凡被災之處皆已奏乞停
止今年秋稅皇太子曰民餓且死尚及徵稅耶汝宜
速發官粟賑之事不可緩執中請人給三斗曰且與
六斗汝毋懼擅發倉廩吾見上當自奏也　十二月

乙卯皇太子太孫將至行在夏原吉先入奏上喜賜鈔一百錠命諸司先期分官出候于良鄉 戊午立春 上御奉天殿文武羣臣行賀禮 是日皇太子奏前過山東境內過民饑即令布政司發粟賑之 上曰正是昔范仲淹之子猶能舉麥舟濟其父之故舊况百姓吾之赤子乎 初營建北京凡廟社郊祀壇場宮殿門闕規制悉如南京而高敞壯麗過之復於皇城東南建皇太孫宮東安門外東南建十王邸通爲屋八千三百五十楹自永樂十五年六月興工至是成陞營繕司郎中蔡信爲工部右侍郎營

膳所副吳福慶等七員爲所正丞楊青等六員爲所副以木瓦匠金珩等二十三人爲所丞賜督工文武官員及軍民夫匠鈔各有差

十九年春正月甲子朔　上以北京郊社及宮殿成是日早躬詣太廟奉安五廟太皇太后神主命皇太子詣天地壇奉安昊天上帝厚土皇地祇神主皇太孫詣社稷壇奉安太社太稷神主黔國公沐晟詣山川壇奉安山川諸神主禮畢　上御奉天殿受朝賀

戊寅大赦詔曰朕荷天地祖宗之佑繼承大寶統馭萬方祗勤撫綏夙夜無間乃者倣成周卜洛之規

建立兩京爲子孫帝王永遠之業爰自經營以來輙
天下臣民殫心竭力趨事赴工今宫殿告成朕御正
朝祗事天地宗社眷懷黎庶嘉與維新弘敷寛䘏之
仁用洽好生之德大赦天下　改楊士奇爲左春坊
大學士　二月　虜冦寧夏　三月　上御奉天殿
試禮部中式舉人及前科未廷試舉人凡二百一人
賜曾鶴齡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是科得薛瑄劉球
于謙　夏四月　庚子奉天華蓋謹身三殿災　翰
林侍讀李時勉侍講鄒緝等言事其畧曰天下有司
官吏不能皆賢屢蒙勑監察御史按察司考覈黜陟

而所司不加詳察其重厚廉介不能逢迎阿附者多考平常而貪墨姦詭善於趨媚者多考稱職人無勸懲宜歲勅按察司廉正官徧歷郡縣察其治行仍命監察御史覆覈具奏果勤慎廉能政績顯著者請加賚揩秩以勵其志貪黷掊克怠政廢職者請即時黜罸以警其餘如有善不舉有惡不糾致賢否混淆他日廉勘得出罪坐所考之官又言連年四方蠻夷朝貢之使相望於道實罷敝中國宜明詔海外諸國近者三年遠者五年一來朝貢庶幾官民兩便又言江西湖廣浙江并直隸應天等府縣秋糧每年運赴北

京道路險遠困敝不堪宜於淮安徐州濟寧濱河置
立倉厫量地遠近分撥運納別設法運至北京少紓
民力又言近年營建北京官軍悉力赴工役及餘丁
不得生理衣食不給有可矜憫宜勅軍官加意撫恤
增給月糧寬餘丁差徭使給其家又言北來兵政不
修武備廢弛宜勅内外武臣各整部伍以時操練用
備不虞從之　勅吏部尚書蹇義等二十六人巡行
天下安撫軍民　禮部左侍郎儀智乞致仕賜勅獎
諭遣歸智侍皇太孫數年啓廸匡益克盡其誠至是
年八十歸　五月　陞給事中柯暹御史何忠鄭惟

桓羅通等俱爲知州時暹等應詔言事頗訐直　上

嘉納之然其詞侵工部尚書李慶等慶等不能平數

請於上罪之上曰敬天故求言今罪言者是逆天可

乎又曰朕於今欲聞過古之明主皆奬直言今汝數

請罪之是欲朕爲何如主且彼所言汝等過失若誠

有即因而改之豈不有益果若無之於汝何損今罪

之將重其名而益朕與汝等之過矣慶等慙而退然

上猶慮慶等或害之故悉陞外任云　交趾總兵官

李彬言交趾新附其地荒遠不通餽運乞依各都司

衛所例分軍屯田以供糧餉約十分爲率度地險易

量事緩急以爲屯守征調之多寡其各衛土軍雜隸兵籍然攻戰之際心持兩端往往不得其死力今議屯田分數土軍居多官軍居少從之　六月　秋七月　八月辛卯朔日食　九月　冬十月　阿魯台叛數寇邊　十一月　上以北虜攜貳命尚書夏原吉方賓吕震吳中等議將親征原吉等共議宜且休養兵民而嚴勑邊將備禦未奏會上召方賓賓言今糧儲不足遂召原吉問邊儲多寡對曰僅給將士備禦之用不足以給大軍即令原吉往視開平糧儲而吳中入對與方賓同上以邊廩空虛不懌召原吉繫獄

大理寺丞鄒師顔嘗署戶部并繫之於是寘懽𢷬自經死　十二月　以李慶爲兵部尚書

二十年春正月己未朔日食　二月　命英國公張輔等同六部官議北征餽運　三月　邊將奏虜寇阿魯台犯興和先是阿魯台爲瓦剌馬哈木等所敗窮蹙日甚以其妻孥部落奔竄而南保息塞外奉表稱臣遣使貢駝馬　上曰虜性黠詐勢窮來歸非其本心然天地之仁發育所已豈有所擇哉遂納其貢而禮其使詔封阿魯台爲和寧王母妻皆爲夫人賜金帛俾仍居漠北阿魯台感上恩德屢遣使貢馬又

遣其子來朝數年畜牧益蕃生聚益富而宄悖之心
復萌其朝貢之使既歸往往就途刼掠朝廷使者至
彼或恣慢侮亦有拘留之不以禮待者其部屬屢爲
邊患每因其使行戒諭之而怙終不悛至是大寇興
和親征之議遂決在廷文武之臣羣謀僉同命五府
整兵戶部理餽餉諏日啓行遂誓將士　丁丑以親
征告天地宗廟社稷戊寅軷祭于承天門遣官告旗
纛太歲風雲雷雨等神車駕發北京遣官祭居庸山
川　辛巳駐蹕雞鳴山虜寇興和者聞　上親征遂
夜遁諸將請急追之上曰虜非有他計能譬諸狼貪

一得所欲急走追之徒勞少俟草青馬肥道開平諭
應昌出其不意直抵窟穴破之未晩　夏四月　辛
丑駐蹕龍門戍卒言虜倉倅遁去遺馬二千餘匹於
洗馬嶺勅宣府指揮王禮盡收入城　乙卯駐蹕雲
州閲兵顧謂侍臣曰今從征之士皆各處簡擇來者
若不閑習何以禦敵兵法以虞待不虞者勝又曰設
備於已失之後者非上策朕所以慎重而不敢忽也
五月　辛酉端午節駐蹕獨石賜隨征文武羣臣
宴　乙丑車駕度偏嶺命將士獵於道傍山下　上
顧從臣曰朕非好獵顧卒隨朕征討道中惟畋獵可

以馳馬揮戈振揚武事作其驍勇之氣耳　丁卯大閱諸將曰兵行猶水水因地而順流兵因敵而作勢水無常行兵無常勢能因敵變化取勝者謂之神今先使之習熟行陣猝遇寇至麾之左則左右則右前則前後則後無往不中節矣　戊辰觀士卒射一小旗三發皆中賜牛羊各一鈔二錠銀碗二　上曰賞重則人勸是日上親製平虜三曲俾將士歌以自厲

庚午召英國公張輔安遠侯柳升寧陽侯陳懋武安侯鄭亨陽武侯薛祿隆平侯張信應城伯孫亨新寧伯譚忠興安伯徐亨令就營中馳射　上親觀之

帷輔升樾連中餘或半中孫亨不中被罰罷其領兵之任張信托病不至降充辦事官　上謂諸將曰為將之道勇智貴兼全弓馬便捷所向無敵勇也計筭深遠無所遺失智也智勇全而後可以建功業勇而無智一卒之能耳汝曹勉之　辛未車駕發隰寧次西涼亭西涼亭者故元往來巡游之所　上望其頹垣遺址樹木鬱然謂侍臣曰元氏創此將遺子孫為不朽之圖豈計有今日書云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況一亭乎可以為殷鑒矣因下令禁軍士斬伐樹木　癸酉車駕發西涼亭次閔安下令軍

中牧放樵採皆不得出長圍之外時營陣大營居中營外分駐五軍建左哨右哨左掖右掖以總之步卒居內騎卒居外神機營在騎卒之外神機營外有長圍各周二十里　上顧侍臣諭用兵之法因召諸將諭曰卿等嘗從朕征討百戰成功試言今日驅除此寇之策諸將叩頭言臣等淺陋惟成算是命上曰兵法云多算勝少算不勝蓋用兵之際智在勇先不可忽也馭衆之道固須部伍整肅進退以律然必將帥撫士卒如父兄於子弟則士卒附將帥亦如手足之捍頭目上下一心乃克有濟至於同列尤須和協一

隊當敵則各隊策應左右前後莫不皆然譬如舟行
遇風同舟之人齊力以奮波濤雖險靡不獲濟爾等
勉之　癸未車駕發威䖏鎮次行州命戶部以山西河
南山東所運糧六萬餘石儲於山海　六月丙戌朔
癸巳車駕次威遠川開平報虜復攻萬全　上召
諸將問計皆曰宜分兵還擊之上曰不然此詐謀也
虜慮大軍徑擣其巢穴故爲此牽制之術然其衆不
多知大軍北行必已喪膽况敢攻城哉不足慮也
秋七月丙辰朔　己未車駕次殺胡原前鋒都督朱
榮等獲阿魯台部屬送御營備言阿魯台所部聞大

軍出皆憂懼曰有背叛而遁者繼聞車駕親征阿魯台舉家惴慄其母及妻問之駡曰大明皇帝何負爾而必欲爲逆天孕負恩事爾死固宜而使吾屬駢首就縛而俘囚將死無葬身處皆汝所貽禍也阿魯台盡棄其馬駝牛羊輜重于濶欒海之側與其家屬直北走矣　上曰獸窮則走然此黠虜未嘗遠遁信或挾詭謀示弱以誤我不可不嚴備前哨繼獲虜部曲亦言虜悉衆夜遁矣驗之而信召都督朱榮吳成等還發兵盡收虜所棄牛羊駝馬焚其輜重上召文武羣臣諭曰朕非欲窮兵黷武虜爲邊患驅之足矣將士遠

來亦宜休息遂命旋師　是夜召諸將諭曰阿魯台
敢爲悖逆者以有兀良哈爲之羽翼也今阿魯台遠
遁而兀良哈尚敢入寇當還師剪之諸將請分兵進
擊遂簡步騎二萬分五道以行且授之方畧曰兵貴
神速所謂迅雷不及掩耳可也諸將頓首受命　上
曰宦寇至彼虜必西走朕當以兵從西要之遂率精
騎數萬馳往命鄭亨王通薛祿將之　庚午上率師
至屈裂兒河虜寇數萬餘驅牛馬車輛西奔陷山澤
中上麾騎兵爲左右翼齊進寇望官軍勢盛欲突而
走上率前鋒衝之斬首數百級寇自蹂踐死者枕

穡餘衆散走上乘高望之見寇復聚乃麾兵繞山出其右又分兵渡河斷其後又麾兵出其左先令甲士持神機弩伏深林中戒曰寇經此則發又命嚴陣山下以待已而寇盡棄其輜重馳突而左上麾御前騎士與山下兵馳追之寇驚走而林間神機弩競發寇大潰死傷不可數計餘寇尚數百人躍馬而走上曰必有首虜在其中須擊之率騎兵追奔三十餘里抵其巢穴斬首虜數十人生擒其黨伯兒伯克等盡收其人口牛羊駝馬焚其輜重兵器暮次豐潤屯諸將皆頓首賀　上曰用兵吾豈得已哉諸將曰天道福

善禍淫陛下奉天伐罪以保寧兆民豈過舉也　乙亥工部尚書宋禮卒禮河南永寧人洪武中由太學生擢山西按察僉事坐事左遷上即位歷陞工部尚書治河及營建北京命取材于蜀伐山通道深入險阻然馭下嚴刻小過輒繩以法在蜀數年民苦其酷云　八月乙酉朔　以班師遣書諭皇太子及頒詔天下　九月乙卯朔　丁巳車駕度居庸關次龍虎臺饗隨駕將校北京文武大臣迎見　壬戌昧爽上乘法駕入京城躬告天地宗廟社稷畢御奉天門朝百官上表賀平胡　逮楊士奇呂震蹇義下錦衣獄

以士奇輔導有闕震將戶部主事張鶴朝參失儀皇太子以震故曲宥之而義在側不言故也　尋釋楊士奇復左春坊大學士　冬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閏十二月　阿魯台弑其主本雅失理自稱可汗

二十一年春正月癸未朔　二月　三月　夏四月

瓦剌脫歡攻阿魯台敗之　五月　常山中護衛總旗王瑜上變告言常山中護衛指揮孟賢等糾合羽林前衛指揮彭旭等舉兵將推趙王高燧爲主而謀不利於上及皇太子上命急捕賊既悉得遂召皇

太子趙王及文武大臣皆至　上御右順門親鞫之先是上以疾多不視朝中外事悉啓皇太子處分皇太子往往裁抑宦寺宦官黄儼江保等尤見疎斥儼等日譏之於上且素厚高燧常陰爲之地因僞造毀謍之言傳播於外謂上注意高燧以誑誘外人由是賢等遂起邪心欽天監官王射成與賢厚密言於賢曰觀天象當有易主之變賢等邪謀益急與其弟孟三常山左護衛老軍馬恕田子和興州後屯衛老軍高正通州右衛鎮撫陳凱等日夜潛謀進結貴近圖就宮中進毒藥於上候上晏駕即以兵劫内庫兵仗

符寶分兵執府部大臣豫令高正僞譔遺詔付中官
楊慶養子至期從禁中議以御寶領出廢皇太子而
立趙王高燧爲帝布置已定正客以告其甥瑜瑜曰
此舅氏滅族之計力止不從瑜遂入告 上覽僞譔
遺詔震怒立捕楊慶養子誅之顧高燧曰爾爲之耶
高燧惴慄不能言皇太子爲之營解曰高燧必不與
謀此下人所爲耳上命文武大臣及三法司鞫治羣
臣奏賢等所犯大逆具有顯實當並寘極典上曰即
日先籍其家王射成以天象誘人速誅之賢等更加
窮鞫毋令遽死遂下錦衣衛研治尋併其黨悉誅之

六月庚戌朔日食　秋七月　虜中有來降者言
阿魯台將犯邊　上召諸將諭曰去秋此寇犯興和
朕率師擣其巢穴復東剿其黨兀良哈之衆其窮亦
甚矣今以朕既得志必不復出故萌妄念朕當率兵
先馳塞外以待之虜不虞吾兵已出而輕肆妄動我
因其勞而擊之破之必矣諸將皆曰善是日命柳升
陳英將中軍鄭亨孟瑛張輔李安王通徐亨將左右
軍陳懋等將前鋒先馳攻之　八月　宴勞大營五
軍諸將因大閱遂發京師楊榮扈從　甲寅車駕發
宣府次沙嶺賜諸將內廐馬　庚申車駕次萬全兵

民有進馬牛瓜等物者命倍時值酬之　禮部左侍
郎胡濙進瑞光圖及榔梅靈芝且奏太嶽太和山頂
金殿現五色圓光紫雲周匝不散又山石產靈芝尚
書呂震率百官進賀　上曰朕創建太和山宮殿上
資福於皇考皇妣下為天下生民祈福初非為己且
朕德涼薄不敢恃此為祥其勿賀　九月己卯朔
駐蹕沙城朝鮮國王李祹遣陪臣崔雲詣軍門奏事
令還北京待命　虜中阿失帖木兒古納台等率其
妻子來降言阿魯台今夏為瓦剌順寧王脫歡等所
敗部落潰散無所屬今若聞天兵復出必疾走遠避

豈復敢萌南向之意命賜酒饌衣服且授阿失帖木兒等俱正千戶 冬十月戊申朔 陳懋等以韃靼王子及其部屬來降封也先土干爲忠勇王賜名曰金忠也先土干之來也其甥把台罕實贊之遂授把台罕都督俱賜冠帶織金襲衣左右皆賀上功德之盛上曰昔唐突厥頡利入朝太宗言胡越一家有矜大自得之意朕所不取惟天下之人皆遂其生邊境無虞兵甲不用斯朕志也 遣書諭皇太子以也先土干納款之故遂下詔班師 車駕發萬全 十一月戊寅朔 車駕次懷來在京諸司遣官迎見 甲

申車駕至京師謁告天地宗廟社稷畢御奉天門文
武羣臣上表賀　賜忠勇王金忠誥券金印朝服玉
帶織金文綺　皇太子聞内侍黄儼江保數造危語
譖之於上召楊士奇至文華殿語之故因歎曰天可
欺乎非頼至尊聖明尚得在此哉士奇對曰殿下益
宜自處盡道皇太子曰盡心子職而已他有何道
十二月　交趾上供絹千七百四十七疋漆三千斤
蘇木五千斤翠羽三千箇扇萬把其供自十四年始
歲有增損而是歲獨羸
二十二年春正月戊寅朔　大同開平守將並奏虜

寇阿魯台所部侵掠邊境初金忠來歸屢言阿魯台數爲邊患請發兵討之願爲前鋒自效　上曰兵豈堪數動朕固厭之矣忠曰雖天地大德無物不容其如邊人荼毒何時可已上曰卿意甚善但事須有名姑待之是日邊報至召公侯大臣討之且告以金忠之意羣臣奏曰忠言不可拒逆賊不可縱邊患不可坐視用兵之名不得避也惟上决之上可其奏即日勅緣邊諸將整兵以俟　二月　三月　上御奉天門策禮部中式舉人賜進士邢寬等一百五十人是科得軒輗耿九疇　戊寅大閱　天禧寺將成賜名

大報恩寺　夏四月　戊申以親征胡寇命皇太子告天地宗廟社稷遣官祭旗纛山川等神　己酉車駕發北京楊榮金幼孜扈從　癸丑遣太常寺官祭告居庸山川車駕度居庸關　庚午車駕次隰寧五月己亥朔　車駕次威虜鎮　大名府濬縣蝗蝻生知縣王士廉齋戒僚屬耆民禱于八蜡祠士廉以失政自責越三日有烏萬數食蝗殆盡皇太子聞而嘉之顧侍臣曰此誠意所格人患無誠耳苟出於誠何求不得　乙卯車駕次開平　甲申　上召大學士楊榮金幼孜至幄中諭之曰朕昨夕三鼓夢有若

世所畫神人者告朕曰上帝好生如是者再此何祥也豈天屬意此寇部屬乎榮對曰陛下好生惡殺誠格于天此舉固在除暴安民然火炎崐岡玉石俱燬惟陛下留意上曰卿言合朕意豈以一人有罪罰及無辜即命草勑遣中官伯力哥及所獲胡寇齎往虜中諭其部落曰往者阿魯台窮極歸朕朕待之甚厚爾等所知朕何負於彼而比年以來寇掠不止朕閒者以天人之怒再率師討之如狗將士之志奮雷霆之威爾等豈復有噍類朕體上帝好生之仁亦猶冀其或改而自新也今王師之來罪止阿魯台一人其

所部頭目以下悉無所問有能敬順天道輸誠來朝悉待以至誠優與恩賚毋懷二三以貽後悔　壬辰車駕次長樂鎮楊榮金幼孜侍　上曰漢高祖過栢人慮迫於人今朕至長樂思於天下同樂何時而㡻幾也榮等對曰陛下聖志如此天必助順矣　巡按浙江御史王復奏浙江麗水福建政和二縣賊首周叔光王均亮等聚衆刧掠漸致滋蔓請兵勦之　上命兵部尚書李慶等率兵捕之楊榮金幼孜曰此愚民無知或為有司所苦或窘於衣食逃竄山林求活朝暮耳若寬而撫之當各散矣急之恐未易獲且堅

其爲盜之心況兵戈所加不免枉及良善上曰卿言良是可令巡按御史及浙江福建三司招撫如負固不服調軍勦之未遲　丙申車駕次清鎭即元之應昌路是日兩重車皆在後　上諭諸將曰輜重者六軍所恃以爲命兵法無輜重無糧食無委積皆危道昔操所以屈袁紹者先盡其輜重今諸軍皆至而重車在後爾等獨不遠慮耶遂命分兵接之　浙江處州知府謝子襄字子襄江西新淦人洪武末以人才薦授青田知縣實心爲政上下咸孚陞處州知府郡多虎及旱蝗子襄禱于　神大雨二日蝗盡死虎遁去

嘗有盜竊官鈔即投檄城隍盜方閱所竊于室忽疾風入室捲墮市中因遂獲盜有盜牛鬻於市將屠之牛逸至子襄前俛首若訴者遣人訪問得實追還其主豐校吳米嘯聚山谷時出爲民患朝廷發官軍二千勦之處人大恐子襄適至止軍城中毋出以計掩捕之兵不勞而民賴以安先後歷官三十年不以家累隨　丁酉駐蹕清平鎭　己亥車駕次威遠川

六月甲辰朔　帝出塞已久尚未抵賊巢而士卒多艱楊榮金幼孜夙夜計慮奏言虜已遠遁遂獲班師之命　戊午車駕次玉沙泉　己未車駕次龍武岡

庚申車駕次天馬峯復行數十里陳懋等遣人奏
臣等已至荅蘭納木兒河彌望荒塵野草虜隻影不
見車轍馬跡漫滅疑其遁已久矣　上遣張輔王通
等分兵山谷大索仍命懋及金忠前行覘賊　癸亥
車駕次連秀坡陳懋金忠引兵抵白邙山咸無所遇
以糧盡還於是英國公張輔奏願假臣等一月糧率
騎深入罪人必得　上曰今出塞已久人馬俱勞虜
地早寒一旦有風雪之變歸途尚遠不可不慮楊榮
金幼孜言是卿等且休矣　甲子車駕次翠雲屯召
張輔等諭曰昨日之言朕思之不可易也古王者制

夷狄之患驅之而已不窮追也且今孽虜所存無幾茫茫廣漠之地譬如求一粟於滄海可必得耶吾軍失有罪不欲重勞將士朕志定矣遂命班師　秋七月甲戌朔　庚辰車駕次清水源道傍有石崖高數十丈命楊榮金幼孜刻石紀行曰使後世知朕親征過此也　丁亥車駕次擧徵岡　上御幄殿憑几而坐楊榮金幼孜侍上顧問內侍海壽曰計程何日至北京對曰八月中可至上頷之既而諭榮幼孜曰東宮歷涉年久政務已熟還京後軍國事悉付之朕惟優游暮年享安和之福矣榮幼孜對曰殿下孝友仁

厚天下屬心允稱皇上付託上喜顧太監馬雲賜榮

幼孜羊酒　戊子車駕次雙流濼以旋師遣禮部尚

書呂震齎書諭皇太子并詔告天下　己丑車駕次

蒼崖戍　上不豫下令大營五軍將士嚴部伍謹哨

瞭毋忽　庚寅車駕次榆木川上大漸遺命傳位皇

太子且云喪服禮儀一遵　太祖皇帝遺制　辛卯

上崩太監馬雲等以六師在遠外秘不發喪密與楊

榮金幼孜議喪事一遵古禮含斂畢載以龍轝所至

御幄朝夕上食如常儀　壬辰龍轝次雙城峯楊榮

等奉遺命馳訃皇太子　八月癸卯朔　甲辰楊榮

及御馬監少監海壽至自行在致　大行皇帝遺命
皇太子哭慟幾絕進榮等問故復慟哭皇太孫親王
以下皆慟哭易服宮中設兆筵朝夕哭奠皇太子命
皇太孫馳赴開平恭迎大行皇帝龍轝以先帝所賜
東宮圖書親授之曰此大行皇帝初授我者今吾以
授汝但有事來報來即用此識之皇太孫稽首受之
遂行皇太子命行營大小官軍悉聽皇太孫節制
乙巳百官素服朝夕哭臨思善門外　己酉龍轝次
鵰鶚皇太孫至御營哭迎軍中始發喪六軍號慟
壬子皇太孫奉龍轝及郊皇太子親王及文武羣臣

旨衰服哭迎至大內奉安于仁智殿 丁巳以嗣位
遣官告天地宗廟社稷 皇太子躬告几筵即皇帝
位朝羣臣大赦天下以明年爲洪熙元年 戊午復
前戶部尚書夏原吉官初 大行皇帝凶問至之三
日首釋原吉於獄慰勞之咨以國事至是復其官原
吉言在獄時喪母未克成服乞賜歸葬且終憂制
上曰卿老成人今國大喪正望相與共濟艱難安得
遽去賜原吉米十石鈔一萬貫胡椒一百斤令遣家
屬護母喪歸葬仍命兵部給驛舟有司治葬事 陞
楊榮爲太常寺卿金幼孜爲戶部右侍郎並仍兼文

淵閣大學士楊士奇爲禮部左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黃淮爲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學士榮幼孜士奇淮俱掌內制備顧問不預所陞職務洗馬楊溥爲翰林院學士正字金問爲翰林院修撰士奇謝恩畢聞析薪司賦棗於山東河南以供宮中香炭之用至八十餘萬入將奏之時蹇義夏原吉奏事未退上望見士奇謂蹇夏曰新菲蓋來必有說試共聽之士奇言恩詔甫下兩日析薪司傳旨賦棗八十萬民何以堪上喜曰吾固知學士必有說吾數日來宮中事叢脞此是急遽中答之不暇致審即命裁其半　九月　禮

部同文武羣臣進　大行皇帝尊謚曰體天弘道高
明廣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廟號太宗仁孝
皇后尊謚曰仁孝慈懿誠明莊獻配天齊聖文皇后
陞翰林侍讀王直爲侍讀學士侍講王英爲侍講
學士修撰林誌檢討錢習禮爲侍讀檢討余學夔五
經博士王逵爲侍講　中軍都督府奏本府歷事監
生七人今考所治吏事皆勤慎請如例送吏部循次
授官　上曰爲士豈止習吏事而已吏事末也誠能
窮經博古達於修己治人之道於吏事何難比士習
日下率逐末以圖進取而昧於大經大法故用之往

往僞民而辱國自今監生歷事考稱者仍命還監進
學俾由科舉進庶幾士皆可用官得其人於是通政
司引奏六科辦事監生二十人以滿日例應還監幸
逢維新之治願仍就六科辦事以圖報効上進二十
人者諭之曰諸生不患無位但當圖所以無忝于位
者勿徒懷倖進之心士有才德使人求而用之上也
而求用於人下也諸生宜立志國家教育爾等固將
用之無自汲汲其歸進學有成朕不汝遺時六科給
事中多闕諸生萌僥倖之心上灼知之故有是命
丙子召掌交趾布按二司事工部尚書黃福還京兵

部尚書陳洽兼掌交趾布按二司事　癸未禮部尚書呂震奏　太宗皇帝遺命喪服一如　太祖高皇帝倣漢制以日易月今已踰二十七日請上釋衰服烏紗冠素服黑角帶臨朝上命六部都察院詳議以聞震與部院共奏宜素服烏紗冠黑角帶羣臣皆從君服上曰梓宮在殯朕何忍遽易自是臨朝素帶麻衣麻絰朝退仍衰服　改淮府長史王榮爲吏科左給事中荆府長史曹曼齡爲翰林脩撰二人侍　上於春宮凡書表奏及機務文字悉專之至是不欲其去近侍故有是命　黜太常少卿周納爲交趾所屬

知府納永樂中爲祠祭郎中嘗上疏請封禪不許未幾丁憂至是來朝上曰詖佞之人宜寘遠外不可以玷朝班遂有是命 陞翰林脩撰陳循爲侍講 寧王權奏欲來朝又言江西非其封國 上遣書答曰叔欲來見感親愛之厚姪欲見叔亦切惓惓但祖訓不敢違也所云江西非所封之國與各王封鎮不同叔受之先帝已二十餘年爲國藩屏非封鎮而何惟叔審之 加蹇義少傅楊士奇少保楊榮太子少傅金幼孜太子少保賜銀圖書各一其文曰繩愆糾繆仍諭之曰卿等皆國家舊臣祗事先帝二十餘年又

事朕於春宮今朕嗣位須卿等協心贊輔凡政事有
闕或羣臣言之而朕未從或卿等之言朕有不從悉
用此印密疏以聞盡誠相與庶幾不負祖宗付託之
重義等頓首受命　冬十月　冊妃張氏爲皇后
立皇太孫爲皇太子　大理寺奏決重囚令三法司
會内閣府部司科於承天門審錄　免遠安王貴燮
巴東王貴煊爲庶人二人前嘗誣告其父有不軌謀
至是諭羣臣曰正風化當自家族始遂有是命　禮
部引歲貢生奏送翰林院考試　上召楊士奇等諭
曰百姓不得蒙福者由守令匪人守令匪人由學校

失教歲貢中有不通故事不明道理者此豈可授官
自今嚴考試之法不在文詞之工拙但取有理致者
取之嚴則不學者不復萌僥倖之望而有嚮進之志
矣　十一月　御劄付禮部尚書呂震曰建文中奸
臣其正犯已悉受顯戮家屬初發教坊司錦衣衛浣
衣局并習匠及功臣家爲奴者悉宥爲民給還田土
謫充軍者亦宥爲民　上諭戶部尚書夏原吉等曰
田土民所恃以衣食者今所在州郡奏除荒田租得
非百姓苦於征徭相率轉徙歟抑年饑衣食不給或
加以疫癘而死亡歟自今一切科徭務須撙節仍令

有司凡政令不便於民者條具以聞被災之處早奏賑恤有稽違者守令處重罪　改大理寺卿楊時習爲交趾按察使紀諄爲交趾布政使召前峽山縣知縣弋謙爲大理寺右少卿謙初爲御史巡按江西言事剴切上心識之故有是命　張輔李慶等奏請令五隸及近京官軍更番於京師操備上諭之曰古者務農講武皆有定期故兩不偏廢今宜無廢屯種令畢農事而後來先農事而遣歸庶不妨悞　遣御史湯溁等十四人分巡天下考察官吏　陞戶部尚書郭資爲太子太師命致仕　賜夏原吉緡鈔紵絲鈔

圖書諭勉之　上御西角門閱京官誥詞顧大學士
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曰卿三人及蹇義夏原吉皆先
帝舊臣朕方倚以自輔凡朕所行有未盡善皆當盡
言遂取五人誥詞親製宸翰增二語云勿謂崇高而
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怠曰此朕實心卿等勉之
士奇等稽首曰此陛下聖德臣等其敢不勉　上諭
戶部尚書夏原吉曰古者寓兵於農兵食自足無待
轉輸漢之屯田猶有古意先帝立屯種法用心甚至
迨後所司以征徭擾之既違農時遂鮮收穫以致備
蓄不充未免轉運其令天下衛所凡屯田軍士自今

不許擅差妨其農務違者處重法　按軍國之事備
邊爲急備邊之務兵食爲先屯田之法乃足食足兵
之要道而通商種鹽則又所以維持屯田於不壞者
也洪樂間唯純任此法所以邊圉富強不煩轉運而
蠲租之詔無歲無之也後來屯田鹽法漸非其舊而
邊餉不足軍民俱困矣豈其弊端固已濫觴於此而
況營私漁利者日滋其說乎　十二月　書各都布
按三司官姓名于奉天門西序先是　上諭蹇義李
慶曰廉官賢否軍民休戚之所係唐太宗書刺史之
名於屏朝夕省覽皇考亦嘗書中外官姓名於武英

殿南廊時一覯之令府部之臣朕朝夕接見得諳悉其賢否若都布按三司官朕既不能盡識其人又不悉其姓名雖或聞其賢否久則易忘爾吏部兵部其各都布按官姓名履歷揭諸西序朕得時考其行事而黜陟焉至是悉書之　罷海子至西湖巡視官西湖受房山之水流經城南出法海子凡三十餘里官常遣人往來巡視禁民不得取魚而並緣爲姦者其旁近之草及灌田之水民皆不得取至是　上命吏部悉罷之謂尚書蹇義曰古者山澤之利皆與民共之朕之心凡可推以利民者雖府庫之儲不吝況山

澤所產哉　勑加太子少傅謹身殿大學士楊榮工部尚書　初太宗班師疾作頓劇已而崩於榆木川中官馬雲等皆倉惶莫知所措密召榮幼孜入幕中榮等循古制用衣衾殯斂或有欲以他事寫勑用寶遣人馳報者榮曰先帝在即稱勑賓天而稱勑獲罪非輕乃令中官以先帝崩逝月日并遺命傳位之意具啓馳報榮初抵京　上哀慟未及訪問至是有以為言者遂降勑獎諭之

憲章錄卷第十九